

### 第三個傳統

「作為戒酒無名會會員的唯一要求，就是有停止喝酒的願望。」

這個傳統充滿了意義，因為A A對凡是嚴重飲酒的人真正說的是：「只要你說自己是A A的會員，那麼，你就是會員。」你可以聲言要加入，沒有人可以把你排除在外。不論你是誰，不論你會陷入過多麼墮落的程度，不論你情緒上的併發症或甚至你的犯罪有多嚴重，我們還是不能拒絕你加入A A。其實，我們也不想把你排除在外。不管你可能是多麼乖僻或兇暴，我們一點都不怕你會傷害我們。我們只想肯定你也能和我們一樣，得到從酗酒中康復過來的良好機會。因此，在你自己宣稱入會的那一時刻，你就成了A A的會員之一。

這項會員資格的建立是經過許多年的痛苦經驗而成。在我們的早期，似乎沒有東西比一個A A組別更脆弱，更容易破碎。在我們所接觸的酒癮患者當中，幾乎沒有人理會我們。至於那些加入我們的會員中，大多數就像是暴風中明滅不定的蠟燭一般，一次又一次他們搖曳不定的火焰被吹熄了，而永遠無法再點燃起來。我們說不出、不斷思考的是：「我們當中，下一個會是哪一位？」

一位會員向我們生動地描述當時的情形：「回顧從前，」他說，「每一個A A組別都有很多作為成員的規則。大家都很惶恐不安，就害怕有件事或哪個人會把這條船弄翻而使我們又沖入酒海裡。我們的基金會總辦公室\*要求每一個組別把其『保護』規則條文交上去，結果這些條文加起來足足有一哩長。假如所有這些規則同時在各處都生效的話，根本沒有任何人有資格加入A A，也足見當時我們心中的恐懼和不安有多強烈。」

「我們已下定決心，除了屬於我們稱之為『純粹酒癮患者』那種假想類型的人之外，我們都不許任何人進入A A。除了他們狂飲的問題以及因而所造成的不幸後果之外，不可以有另外任何的併發症。因此，乞丐、流浪者、瘋人院的病人、囚犯、同性戀者、一般的癲狂者以及墮落的女人等，都絕對不能進入。是的，我們專收純潔可敬的酒癮患者！任何其他酒癮患者一定會把我們給毀了。此外，如果我們收容那些怪僻的酒癮患者，那麼正人君子對我們會有甚麼樣的看法？我們像是在A A的周圍築起了密不透風的鐵絲網。」

「也許現在這一切聽起來很可笑。也許你覺得我們這些老鳥曾是相當的不包容。但是讓我告訴你，當時的情形絕不好笑。我們當時很倔強，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的生命和家庭都受到威

\*註：在一九五四年，酒癮患者基金會的名字被改變成戒酒無名會總部服務處，以及基金會部現在是戒酒無名會總部服務處。

脅，這可一點也不好笑。嫌我們不包容嗎？那是因為當時我們很害怕。很自然的，我們就表現得像一般人害怕的時候一樣。畢竟恐懼是讓人失去包容的真正原因，不是嗎？沒錯，我們的確不包容。」

當時我們怎麼能猜測這些恐懼竟是無緣由的？我們又怎麼知道，在這種可怕的人當中，將會有數千個人得到驚人的康復，並且成爲我們中最優秀的工作者和最親密的朋友？當時誰能相信A.A.成員的離婚率將遠低於一般人？難道我們當時能預知一些麻煩人物將會變成我們主要的老師，教導我們耐心和容忍嗎？又有誰能想像出一個能夠包含各種人物，也能夠輕易地超越所有種族、宗派、政治和語言等各個藩籬的團體？

爲甚麼A.A.終於放棄了所有作爲成員的規則呢？我們爲甚麼要讓每一個新來的人自行決定他到底是不是一個酒癮患者，和是不是應該加入我們的行列？而且，與各地社會和政府相反的是，爲甚麼我們敢說我們不會處罰任何A.A.成員，也不會剝奪其作爲成員的權利，並且永遠不可以逼迫成員付任何費用、相信任何事情和遵守任何規章呢？

答案寫在第三個傳統之中，其實很簡單：經驗終於讓我們明白，如果不給酒癮患者所有的機會，有時候就等於判他死刑，同時也常常無異於陷他於無窮的悲慘之中。誰敢做自己病弱兄弟姊妹的法官、陪審團和劊子手呢？

慢慢的，一個又一個的組別明白了這些可能性，也終於放棄了所有作爲會員的規定。接二連三戲劇性的經驗加強了這個決定，直到它變成我們全團體的傳統。下面列出兩個例子，作爲參考：

在A.A.創辦的第二年，酒癮患者只成立了兩個隱姓埋名而又掙扎不已的小組別，他們正在朝著光明面努力。

一個新來的人出現在其中一個組別，敲著門，請他們讓他進來。他跟組別中最資深的成員坦誠相談，很快就證明了他的個案很嚴重，而且他以康復爲主。「但是，」他問道，「能不能讓我加入你們的團體呢？既然我對另一種比酒精更受指責的東西也上了癮，你們可能不願意有我這樣的成員。或者，你們願意嗎？」

那就是左右爲難的局面。這個團體該怎麼做才對？那位最資深的會員找來另外兩個會員，而秘密地把這具有爆炸性的消息告訴他們。他說：「那麼，你們覺得怎麼樣？假如我們不許這個人進入，他很快會沒命，但假如我們准他入會，天知道他會惹出甚麼麻煩來。我們應該怎麼回答他：是或不是？」

最初，這些元老只能注視反對的一面。他們說：「我們只處理酒癮患者罷了，爲了大眾的利益，我們應該犧牲這個人，不是嗎？」討論就這樣持續下去，此時新進者的命運岌岌可危。

然後，這三者其中的一位，以很不同的語氣說：「其實，我們真正害怕的就是我們的聲譽會受影響。我們害怕別人可能會怎麼說，遠超過害怕這奇異的酒癮患者可能會帶來的麻煩。當我們在談論的時候，有短短的一句話一直都浮在我腦海中，好像再三地問我說：『我們的更高力量會怎麼處理此事？』」他們再也不說話。的確，還有甚麼好說的呢？

新來的人高興極了，馬上開始從事第十二步驟的工作。他不停地把A A的訊息提供給幾十個人，樂此不疲。因為這是很早期的一個組別，所以從那時起由那幾十個人就增加倍數，已經多達數千個人。而且那個新來的人從未因他另外的問題而困擾任何人。在形成第三個傳統的過程中，A A已踏上第一步。

在那位有雙重恥辱的人敲門入會的不久之後，A A的另外一個組別准許一位推銷員入會，我們稱他為艾德。這個傢伙的個性很強，比其他的推銷員還要更性急。對於該怎麼促成A A的進步，他至少每分鐘都會興起新的念頭來。就像是分發汽車的光亮油一樣，他熱情地對會中的同儕推銷他的觀念。但其中的一個觀念並不是那麼容易可銷售的：艾德是個無神論者，縈繞於他心中的寵愛頑念是，只要丟棄那些「有關上蒼的胡說」，A A便可以進行得更順利。他叱罵大家，因而大家都預料他很快會破戒又喝醉了。你由此可見，那時候的A A傾向於宗教虔誠的一面。很多人認為，褻瀆神明的人必受嚴重的處罰。但是，令他們苦惱的是，艾德竟然繼續保持清醒下去。

後來，輪到艾德在聚會中發言的時候。我們都不寒而慄，因為我們知道他要說些甚麼。他先表示很尊敬A A的社團，述說他的家庭如何又重新團圓，他讚揚誠實的美德，又憶起從事第十二步驟工作的歡樂。於是，他的語氣急轉直下：「我再也受不了這套上蒼的玩意兒！」艾德大叫，「這些都是說給弱者聽的傻話。這個團體根本不需要它，我也絕對不來這一套！去他的吧！」

一股強大的憤慨籠罩著會場，讓所有的會員下定了一個口徑一致的決心：「趕他走！」一些元老把艾德帶至一旁，堅定的向他說：「在這裡容不得你說這樣的話。你若不能控制自己，請出去。」艾德以極為諷刺的口氣反擊回去：「一定要這樣嗎？你們說吧！」他伸手，從書架上把一摞文件拿了下來，在最上面有還未定稿的「戒酒無名會」一書的前言。他大聲地唸出：「作為A A成員的唯一要求是一個停止喝酒的願望。」艾德無情地繼續說：「當你們寫出那個句子的時候，到底是不是在說真話？」

元老們目目相視，大為驚慌。他們知道艾德抓住了把柄。所以艾德就留下來了。艾德不僅留下來，而且他一日復一日地保持清醒下去。他越不碰酒，說話的聲音就越大！都是反對上蒼的話。組別裡的成員氣悶得不得了，所有的友愛之心消失的無影無蹤。成員彼此

抱怨：「那個傢伙究竟甚麼時候要破戒再度喝醉呢？」

很久以後，艾德得到一項推銷工作，需要到城外去辦理。過了幾天之後消息傳來，他發了封電報來要錢，大家都知道那代表了甚麼意義！然後他又打了幾次電話。雖說在那些日子裡我們都願意到處去做第十二步驟的工作，不論看來是多無後望的，可是這一次沒有人動身。「不理他吧！讓他自己試一次看看，也許他會學到教訓！」

大約兩個星期之後，艾德在夜裡潛入了某一個A A成員的家，偷偷地就寢。次日早晨，家中的主人和另外一個朋友在喝咖啡時，樓梯上傳來一陣聲音。艾德就出現了，使他們感到很驚恐。嘴上露出詭異的微笑，他說：「你們已做完早上的祈禱嗎？」他們很快就看得出他很認真。他片片斷斷地說出他的故事。

在鄰近的一個州，艾德在一家簡陋的旅館裡躲避起來。他懇求幫助遭到拒絕之後，有幾句話縈繞在他發熱的腦子裡：「他們把我拋棄了。我被自己的同類給拋棄。一切都完了……甚麼也沒有了。」當他在床上輾轉反側時，他的一手拂到床旁邊的櫃子，摸到一本書。把書打開，他閱讀一下。那是一本聖經。對於那時在旅館房間裡的所見所思，艾德沒有再多說。那是一九三八年發生的事。他再也沒碰過酒。

如今，當那些曾認識艾德的老鳥聚集在一起時，他們總說：「如果我們真的因為艾德褻瀆神明而把他驅逐出去，他本身和他後來所幫助的那些人，曾會有甚麼樣的下場呢？」

所以說，上蒼很早就給我們一個信號：只要任何酒癮患者說他是我們中的一員，那麼，他就是。